

# 全民参与书写『善文化』

刘贵之

“善文化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基因、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，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。

从墨子“兼爱天下”“欲善之益多”的博大胸怀，到鲁班精益求精、泽被后世的工匠精神；从孟子“仁政”“善治”的理想蓝图，到滕文公实施善政使滕国卓然于诸侯的历史实践，“善文化”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，薪火相传。深入挖掘“善文化”的当代价值，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对于坚定文化自信、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。

在儒家思想中，“善”是道德修养的核心。孔子强调“仁者爱人”，孟子主张“性善论”，认为人性本善，提倡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。墨家则以“兼爱”为核心，墨子提出“欲善之益多”“见善必迁”，主张无差别地爱所有人，通过行善来实现社会的和谐。

滕州作为“善治”思想的实践地，堪称中华“善文化”的重要发祥地和活态传承的典范。墨子的“兼爱”思想超越了血缘和地域的局限，主张平等地爱所有人，这种博大胸怀体现了人类最崇高的善良本性。他的“欲善之益多”表明，行善不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需要持续扩展的实践，“见善必迁”则展现了向善而行、见贤思齐的道德自觉。

鲁班作为“中华善匠”，以其卓越的发明创造改善人民生活，泽被后世，体现了“善文化”在技艺领域的实践——以技艺行善，以匠心利民。滕州更是孟子“仁政”“善治”思想的实施地，滕文公采纳孟子思想施政，行井田、办学校，实施仁政善治，使滕国“卓然于泗上十二诸侯”，古称“善国”。

历史实践证明，“善文化”不仅是个人修养的准则，更是治国理政的智慧，展现了“善文化”从个人品德向社会治理拓展的逻辑路径。

说起孟子与滕国的缘分，并非因郝国与滕国之近，主要是孟子与滕文公之情。滕文公去楚国往返两次拜见孟子，其父滕定公去世，如何办理丧事？滕文公让老师好友请教孟子。滕文公继位后，礼聘68岁的孟子到滕国讲学治国之道……孟子批驳许行“君与民并耕而食”的谬论，以及著名的“劳力者、劳心者”社会分工之辨，也是在滕国发生的。

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时期，什么“五霸”“七雄”均没有滕国“善国”之美誉。这个在夹缝中能立足站稳三世700余年的古滕国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与亚圣孟子“政在得民，以仁兴国”的治国理念是分不开的。

《孟子》七篇中，“滕文公章句”占了很大分量，孟子不少经典名言也出自此篇章。“滕文公为世子，将之楚，过宋而见孟子。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。”“世子自楚反，复见孟子。”孟子曰：“世子疑吾言乎？夫道一而已矣。”滕文公做太子时，要到楚国去，路过宋国时见到了孟子。孟子同他讲了人性善的道理，一说话就赞扬尧舜如何圣明。太子从楚国回来，又去见孟子，孟子说：“太子，您怀疑我说的道理吗？天下的真理就这么一个。”

《孟子》一书，因人而名。在“七篇”中，“善”字出现了81次，即：善政、善教、人性之善也；“民”字出现了209次，即：爱民、养民，为民呐喊；“王”字出现了322次，即：批王、斗王、教训王。在战国时期那种“唯战者胜”“以攻伐为贤”的纷乱局势下，孟子的“性善论”观点，对于弘扬民族正气，塑造崇高的理想人格，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，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“善文化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马克思主义有着高度的契合性。马克思主义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，与“善文化”中“天下为公”“仁者爱人”的价值取向相通；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与“善文化”的践行特质相统一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“善文化”的民本思想相呼应。

这种契合性为“善文化”在当代的转化发展，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和实践路径。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使“善文化”在革命、建设和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——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着“仁爱”精神，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彰显着“兼济天下”的情怀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蕴含着“善治”智慧。这种结合不是简单的嫁接，而是深刻的“化学反应”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扎根更深、影响更广，同时使“善文化”等传统资源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和表现形式。

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，深刻地认识到努力提高和践行“善文化”具有的多重当代价值与功能。首先，“善文化”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；其次，“善文化”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丰富资源；再次，“善文化”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智慧借鉴；最后，“善文化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明资源。

推动“善文化”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需要探索切实可行的路径与方法。不断创新改变“话语宣传方式”，把我们认为重要的变成人们需要的，把我们认为有意义的变成人们认为有意思的，把我们认为的“热心”变成人们感受到的暖心。加强对“善文化”的研究阐释，将“善文化”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；运用文学、影视、戏剧、动漫等多样形式，展现“善文化”的魅力；将“善文化”融入社会治理，推动“善文化”走出去，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。“善文化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，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使这一古老的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，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“善文化”的传承者和践行者，让“善文化”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行的道路。

# 濡笔走龙蛇 赏石悟天机

孙玉才

面石，书法的精到与石趣珠联璧合。这几方奇石分别为长江石“柳下高士图”、濠河石“无相之相”、长江石“春日沐浴图”等。

而展厅北侧，一幅他的自撰联“山环水抱频入画 生态孔孟大地，鸟语花香更融情 美丽济宁乡村”，此书作既有二王之韵，又有王铎傅山之境，远处的奇石“塄上秋色”“鸣春枝头”“墨韵繁花”等，与其书作形成契合。

草书《观沧海》气势磅礴，笔墨的奔涌与众多奇石巧妙相映，竟生出“东临碣石”的豪迈意境。此刻方悟，书法是人文之匠心，藏石是自然的造化，二者同源异流，却在先生的巧思中相融共生，让人刚触到笔墨的温度，便又拾得奇石的悠远。

追溯文脉，书与石本就有不解之缘。古人云“石为山之骨，书为心之声”，书法讲求“肇法自然”。王羲之观白鹅戏水悟笔法，怀素见云卷云舒得墨趣；而藏石之道，亦在“天人合一”。米芾拜石称“兄”，赏其瘦硬通神；苏轼藏石寄情，品其温润内敛。

崔先生深耕书法世纪有半，深谙笔墨与自然的呼应之理；又醉心藏石多年，于奇石中读出天地玄机。他笔下的线条，既有金石之苍劲，又有山石的朴拙；他收藏的奇石，亦因笔墨的点染，更添人文韵味。这般跨界的热忱，恰是文人雅士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生动写照——身为一名退休干部，他心怀家国，履职尽责；作为艺术追求者，他沉潜笔墨，寄情奇石，在公与私、刚与柔之间，寻得最从容的平衡。他还寄情于山水之间，用手中的相机记录着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其摄影作品亦受青睐。

崔先生谈及书法与藏石的关联时，眼中满是温情：“我收藏的奇石以画面石、长江石为主，它们与书法本就同根于自然。长江石经江水亿万年冲刷，纹理流畅如笔墨流转。这种画面石的天然构图，恰似书法的章法布局，而石上巧夺天工的肌理，与书法点画的多重变化暗合。”

他坦言，赏石可悟笔势的灵动，品石能得章法的疏密，挥毫时又能将笔墨气韵投射于对雅石的品鉴，二者相互滋养、相得益彰。它们

都是“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”的结晶，一个以笔墨定格自然神韵，一个以肌理承载岁月沉淀，最终成就这场人文与自然的对话。

驻足良久，忽然读懂先生的情怀：书法是他修身的途径，笔起笔落间，是对心性的打磨；藏石是他养性的良方，石来石往中，是对自然的敬畏。在当下，这份对传统文化的坚守，这份于繁忙公务中留存的雅致，尤为可贵。他不追求藏品的价值几何，只爱石之天然本真；不刻意标榜书法的惊世骇俗，只重濡笔时的内心独白。这般纯粹，恰是艺术最动人的底色。

离开展厅，笔墨的清香与奇石的清润仍萦绕心间。这场展览，从来不是书法与藏石的简单叠加，而是先生人生智慧的凝练——于笔墨中觅风骨，于奇石中悟天机，于跨界中寻本真。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艺术从不限于一方天地，真正的雅趣，亦藏在对大千世界的处处留意之中。

①琴亭酒榭，雄笔清词（隶书）②中华长江画面石（仙界）



# 雄笔清词 琴亭酒榭

在孔子文旅集团文创中心崔悦亮书法藏石作品展现场，太阳在地板投下缕缕光影，与墙上浓淡相宜的墨色相互映照，仿佛墨色在纸上流转，让人瞬间沉浸在这暖光与书法交织的雅韵之中。

更令我惊喜的是，墨韵飘香间，竟陈列着他十余年收藏的雅石。一方方奇石自河流水川而来，或婷婷玉立、或温润莹泽，带着亿万年的自然肌理，静立展室与笔墨丹青相映成趣。它们仿佛在轻声絮语，诉说着千年书法风骨与亿万奇石灵性的交响共鸣——墨痕的流转恰似石纹的蜿蜒，笔力的沉厚宛若石质的坚实。我心头豁然开朗，愈发想要探寻崔先生将这两种东方雅韵熔于一炉、相映生辉的艺术之旅。

崔先生身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、济宁市人大诗书

## 传奇

# 公祭日想起的家史

陆琴华

每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这天，我们祭奠被日本鬼子杀害的南京三十万同胞，祭奠为抗战而牺牲的先辈，以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。

我们陆姓这门人不是村里的土著，而是明朝时从外地迁移过来的，一说来自水乡江南，一说来自山西太原。到底哪种说法可信，我没有深究过，可我对一位五老太爷很敬仰。

五老太爷个子不是很高，很敦实，有力气，五官也端正。一次，地主的儿子在集市上撒野，那么多赶集的人，没一个敢上前劝止。那时五老太爷家很穷，还一年到头给那地主家当长工。

那天，五老太爷正拄着两手路过那儿，就来到地主儿子跟前说：“你欺负人也不长长眼是谁。”地主儿子平时欺负人惯了，眼一瞪，就骂五老太爷：“管你屁事！”话一落口，就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五老太爷一个重重的巴掌落到那地主儿子脸上。

那地主儿子跟我五老太爷年纪差不多大，一下被打懵了，半天才缓过神来，说：“你等着。”就灰溜溜地跑了。别人都觉得五老太爷闯了大祸，因为那地主家不仅有钱有势，还有枪。直到五老太爷当兵走了，那地主家也没把五老太爷怎么样。五老太爷到死也没有回来过，我们只能砌座空坟来祭奠。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，五老太爷的女儿，也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，来过我们家一次，印象里她齐耳短发，显得非常洋气。她讲了不少外面的趣事，我们听得如痴如醉，不能忘怀。多年后我对儿子说：“我这位老太爷，那种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，是多么可贵！”

这时儿子问我：“听说小伟老太爷也当过兵？”儿子嘴里的小伟老太爷就是我的二爷，这位二爷跟我祖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，他去世已经四十余年了。一提起他，往事历历在目，犹如昨天才发生一样。

别看我祖上都很穷，受尽了地主的奴役和剥削，可也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一个读书人。在众多兄弟当中，二爷成了首选，成了私塾里的一名学生。据说二爷读了十二年私塾，能把一本名叫“纲鉴”的古书背下来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二爷投笔从戎。等到解放战争即将结束，二爷已经是某部营长了。二爷没当营长时，是机枪手。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，曾经一个人在一个名叫北山里的地方，用一挺机枪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，保证了大部队顺利撤退。上级发给二爷的各种奖章，用翻过来的帽子都装不下。

新中国成立了，二爷说什么也要回家，理由是长年在外打仗，太亏待家人了。那时二爷已经有三四个孩子了，而这三个孩子，都是他当兵之前出生的。在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二奶独自一人抚养三四个孩子该有多难。

有一次，我们去二爷坟前祭奠。儿子说：“二爷要是在部队继续干下去，不会像今天这样。”回到家里的二爷最多是当时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代表，但他无怨无悔，终老乡下。那时我在心里也暗暗地想：“继续留在部队的二爷不是军长，也是师长，肯定前途无量。”

重树当年男儿志，人生旅途待从头。我对儿子说：“回到家里的你这位二爷不计名利、从头做起的奉献精神，就是今天也不过时。”在家里带着三四个孩子的二奶也一样，累是累，苦是苦，可没一句怨言，整天乐呵呵的。淮海战役时，二爷在前线英勇杀敌，二奶跟农村其他妇女一样，抽时间做军鞋，支援前线。

电影《南征北战》里有一名解放军战士北撤，经过大沙河见到了未婚妻。可淮海战役时，我二奶和二爷连个面都没有照。记得有这样一句歌词：“军功章有你的一半，也有我的一半。”我总觉得这首歌是写给我的二爷和二奶的。

寒雨绵绵洒荒丘，慎终追远为哪般？现在，不少人因为种种原因，相聚的机会越来越少，过去那种耳提面命的家教也越来越少。在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，何不给小学辈讲一讲先辈或感人或精彩的故事呢？这是家风的传承，是家国情怀的延续。



绵绵秋雨中的浙江乌镇，东栅小巷内门扉轻掩，木心故居静立其间，时光仿佛在此凝滞，只为守护一份逝去的优雅。

推门而入，故居粉墙上陈列着木心先生的手杖与礼帽，仿佛主人方才搁下它们，去后院修剪草木。步入生平馆，泛黄的老照片如散落的叶片，拼接了这位漂泊者的一生：乌镇小学眼畔的清亮，上海美专画架前的执着，纽约寓所窗边的孤影，以及晚年归乡倚门远眺时，眉宇间那一抹沧桑后的释然。

木心五岁踏入这方院落，大半生流徙于风暴与异乡；七十九岁方如倦鸟投林回归故里，八十四岁于故土长眠。三次牢狱之灾未曾摧毁他，子然一身亦未使他文心枯索。

木心笔下，东西方文化水乳交融，深邃而广博，诗性沛然。许多人尊他为一面飘扬的属于中华美学传统的旗帜。他参与过人民大会堂的设计，留下了《琼美卡随想录》《西班牙三棵树》《温莎墓园日记》《木心画集》等文学作品和画作，更有那部由陈丹青整理、口述而成的《文学回忆录》为世人所熟知。

他七十岁前在国内寂寂，声名却在海外艺林中鹊起，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有影响力的文学家、画家之一，其独特的艺术修养和精神气质更被画家陈丹青称为“优雅”的贵族。

玻璃展柜里，木心所作数十幅水粉与水彩小品静静陈列其中。它们的色调或沉郁如暮云，或清丽如晨露，笔触间流淌着难以言喻的孤独与自省，如同先生低回的私语。

木心故居后门，悄然通向“晚晴小筑”。白墙如素纸，黛瓦似墨痕，檐角轻扬，院内修竹亭亭，疏朗挺秀，恰是先生风骨的无声具象。这方天地，见证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五度春秋。

走入正厅，有一副对联，出自陈丹青手笔：“此心有一泛泛浮名所喜私恩已了 彼岸无双草草逸笔犹叹壮志未酬”，墨迹如人，苍劲里含着深沉的余韵，也记录了一段亦师亦友的分缘。

书房里，莎士比亚的经典著作陈列其间，也有木心先生的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等文学遗作。壁炉旁那两张红色沙发空着，仿佛仍在守候主人与宾客的围

## 岁月霓裳

# 乌镇细雨访木心

邹小林

炉夜话。

投影机低声流淌着《最后一课》的声音，那是1994年的纽约，木心以五年晨昏，为旅居异国的中国艺术家们讲述世界文学史。这部文学的“私酿”，曾滋养了那一代漂泊的艺术灵魂。三十年后，它依旧如甘泉般润泽后来者。

我们自发组成哈尔滨木心读书会，两载光阴，每日晨起，便共同线上诵读《文学回忆录》。终于相约，自北国冰城出发，穿越千里烟雨，奔赴烟雨浸润的乌镇，只为追寻木心先生的艺术与人生投影。

出乌镇东栅，西行不远，元宝湖上横卧一道素白“长桥”。木心美术馆临水照影，悄然矗立。狭长的极简造型，确如“一顶桥”，又似凝固的乐谱，串联起一个个散落水岸的、小方块般的音符——每一个小方块，都是一个静默的展厅，珍藏着先生毕生的心血与美学精髓。

入口处，悬着先生临终前对美术馆的呓语：“风啊，水啊，一顶桥。”这“桥”的隐喻，正是木心一生融通东西方文化与美学的绝妙写照，也是灵魂的渡口，连通着此岸与彼岸的风景。

木心先生辞世前一年，故乡乌镇出资，由贝聿铭弟子领衔的纽约OLI建筑事务所精心设计督造此馆，陈丹青先生出任馆长，馆内常设绘画馆、文学馆、狱中手稿馆及影像厅。

步入绘画馆，灯光如月光般柔和流淌。一幅微型山水《石上月》悬于幽暗处，墨色在方寸之间氤氲流淌，浮动变幻。细观之下，薄薄纸面上，宋人山水的苍茫意境与西方绘画的立体刚硬奇妙结合，令人惊叹。

另一幅抽象意味更浓的作品，狂放不羁的色块交织冲撞，线条如石刻般锐利，题名《荒漠》。画面远看大地苍茫，峰峦起伏；近处芳草萋萋，碎石瓦砾；细观之下，崖壁有远古时代的生物化石镶嵌其中。

还有一幅水彩，以淋漓水色晕染出乌镇雨巷的迷离，青石板路在湿漉漉的空气中无限延伸，尽头似有一星微弱的灯火，仿佛孤独岁月里永不熄灭的守望。同行的朋友凝神良久，轻声啜吟：

“原来，先生把整个故乡，都藏进这方寸墨痕里了。”

木心美术馆内阶梯式图书馆，东墙书架上典籍林立，俨然先生跨越时空的书房。巨大的落地窗外，是美术馆静谧的后院。碧绿的蓬草在夏日微风中摇曳，其间洁白的木心墓，造型方正简洁，如一个素朴的盒子，承载着这位饱经沧桑的艺术家丰沛而沉重的一生。墓前，是我们刚刚敬献的蓝色花束。

我们一行人坐在清凉的木制阶梯上，诵读先生生前流传甚广的《从前慢》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，马，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……”

清朗的诵读声，在图书馆的宏阔空间里轻轻回荡。想必，先生也听见了这穿越迢迢山水而来的、带着温度的回响吧。

归程的车窗外，稻田青黄相接，铺展如流动的画卷，直抵天际。翻动手中的《木心遗稿》，一行字蓦然闯入眼帘：“历史是一条他自己会走的路。”

抬眼望去，那无垠的田野，其辽阔与丰饶，不正如艺术本身一般广袤而美好么？

我的眼前仿佛浮现出那个身影：他从乌镇幽深的小巷启程，指尖跳跃着不灭的美学星火，他的漂泊半生，最终精魂如江南烟雨，温柔而坚定地落回故土。

杨青青 摄影

